

【时代经典】

沉沦

插图典藏本

郁达夫◎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沉 沦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沉 沦

郁达夫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沉沦 / 郁达夫著. --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5. 4 (2015. 7重印)

(插图典藏本)

ISBN 978-7-5146-1101-4

I. ①沉… II. ①郁…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69337号

沉 沦 郁达夫 著

出 版 人: 于九涛

责任编辑: 赵 菁

责任印制: 焦 洋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 100048)

开 本: 32开 (880mm×1230mm)

印 张: 8.5

字 数: 190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2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定 价: 28.00元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359 版权部: 010-88417359

发 行 部: 010-68469781 010-68414683 (传真)

关于作者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沉沦》、小说《迟桂花》等。

郁达夫于1910年考入杭州府中学堂，与徐志摩是同学。1913年，郁达夫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精通日语、英语、德语、法语、马来西亚语。1914年7月，郁达夫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东京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7月，郁达夫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郁达夫为发起人之一。1938年，郁达夫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年底，应邀赴新加坡办报并从事宣传抗日救国。

1942年，日军进逼新加坡，郁达夫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化名赵廉，因精通日语被迫做过日军翻译，其间利用职务之便暗暗救助并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失踪，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终年49岁。

前 言

1896年冬天，郁达夫出生在浙江省富春江畔一座美丽的小城——富阳。幼年丧父的他性格内向、敏感多思，中学毕业后曾东渡日本留学，逐渐显露出对文学的强烈兴趣和过人才华，20多岁即成为名噪文坛的作家。

1921年，郁达夫出版了他个人同时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正是这部以“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著称的作品，为郁达夫赢得了最初的声誉，也引起了文坛的轰动和争议。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说：“郁达夫的出世作是《沉沦》，因此他便被人送上了‘颓废派’的称号。其实，《沉沦》、《银灰色之死》、《南迁》三篇只是特别环境中的一个青年的生活纪录。……这些小说的主人公大概是作者自己。他赤裸裸地将自己暴露出来，有时还要加上一点‘伪恶者’的面目。他的大胆的描写，在当时作者中，是一个惊异。”^①可以说，这个“惊异”，一方面来自于小说中那个“大概是作者自己”的主人公在“特别环境”中的离奇生活，另一方面更源自他“赤裸裸地将自己暴露出来”的“大胆”写法。

《沉沦》描写了一个留日中国学生由于现实环境的冷酷而苦闷烦恼，在矛盾状态中不断“沉沦”，终以跳海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① 郑伯奇：《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影印本）第1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主人公才华出众但敏感孤傲，因身为弱国子民而备感孤寂苦闷。他希望通过追求爱情的怀抱以排解内心的孤独和屈辱，得到的却是更多的空虚和颓唐。“他”的不幸是个人的，更是民族的。因而，《沉沦》的苦闷与绝叫，也正是那个时代里觉醒者普遍的症状和共有的心声。

《沉沦》主人公的身世经历，除结局外，大多与郁达夫本人相似。这种自我暴露的写法堪称惊世骇俗，引起了人们的争论甚至指责。但正如周作人、郭沫若等新文学同仁们所指出的：这“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①

郁达夫的小说以他特有的大胆暴露和主观抒情，开创了中国现代“自叙传”抒情小说的先河。他自己曾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确的。”^②这并不是说他的小说一定都是“自叙”，但至少可以说，他的小说都是他带着强烈的主观情绪，通过特有的“自我”视角来表现的。即如“他”在《沉沦》的结尾所呼喊的：“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可以说，他的小说在描写社会现实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表现内心情绪时也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他小说中的“自我”，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自我”，他小说中的“社会”，则是通过“自我”观察到的“社会”。从这个角度说，郁达夫小说人物的宣泄与抒情，不仅是个人意义上的“不平则鸣”，同时也代表着广大“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不幸者。即如郑伯奇所说，这不仅是一种痛苦的发泄，更是“反抗的精神和破坏的情绪”，是“青年的

① 郭沫若：《论郁达夫》，《沫若文集》第12卷第5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② 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文集》第7卷第180页，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

知识分子不出于绝望逃避”的一种“反抗斗争”^①。如果说，“五四”新文学的核心精神是“人的文学”，新文学运动的功绩之一就是以文学的方式实现了“人的发现”，那么，郁达夫的小说正是这一“发现”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启蒙文学家们不仅在文学中发现了“女人”、“儿童”、“平民”等以往未被关注的“人”，更在新文化的光芒中发现了“自我”。这是觉醒过来的自我，因为觉醒，所以摆脱了麻木，所以痛苦挣扎，焕发出反抗的热情和能量。

郁达夫的小说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性。有人批评他的小说结构比较随意，情节较为松散，其实这正是他对于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一种挑战与突破。在他以抒情为主的体式中，情绪的脉络取代了情节的线索，自我意识的表达胜过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正如他自己所说：“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时候，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那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或者和那些在旁吹打着的乐器之音和洽不和洽呢？”^②这当然不是说他真的全然不顾写作技巧，而是说他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小说的美学观念，开创了一种现代抒情体小说的新方向。

郭沫若曾说，郁达夫小说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即吹醒了当时的无数读者的心”。^③这所谓“清新的笔调”，也是郁达夫小说艺术风格的又一重要特征。郁达夫的小说笔调自然，不事雕琢，不仅在题材上诚恳坦率地暴露自己，同时也在语言风格上追求一种真率自然的效果。因此，他的小说兼具散文文化的特色，不追求复杂完整的情节，只讲求一气呵成的神

① 郑伯奇：《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影印本）第12—13页。

② 郁达夫：《忏余集·忏余独白》，《郁达夫文集》第7卷第250页。

③ 郭沫若：《论郁达夫》，《沫若文集》第12卷第547页。

韵。这样看似不循“章法”的写作，实际上却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富有创造力的写作尝试。

郁达夫的创作有小说、旧诗、散文、政论等，诗歌、散文的成就也很高，但他的小说影响最大。从192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银灰色的死》，到1935年写下最后一篇小说《出奔》，历时15年，共计40余篇。本书择选各类有代表性的篇章十余篇，望读者能从中领略郁达夫小说的艺术个性与现代精神。

目 录



- 1 / 银灰色的死
- 17 / 沉沦
- 56 / 茫茫夜
- 88 / 采石矶
- 109 / 茑萝行
- 126 / 春风沉醉的晚上
- 142 / 薄奠
- 155 / 十一月初三
- 172 / 微雪的早晨
- 190 / 迟桂花
- 224 / 杨梅烧酒
- 233 / 出奔

银灰色的死

上

雪后的东京，比平时更添了几分生气。从富士山顶上吹下来的微风，总凉不了满都男女的白热的心肠。一千九百二十年前，在伯利恒的天空游动的那颗明星出现的日期又快到了。街街巷巷的店铺，都装饰得同新郎新妇一样，竭力的想多吸收几个顾客，好添些年终的利泽。这正是贫儿富主，一样多忙的时候。这也是逐客离人，无穷伤感的时候。

在上野不忍池的近边，在一群乱杂的住屋的中间，有一间楼房，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气里。这一家人家，在这年终忙碌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生气似的。楼上的门窗，还紧紧的闭在那里。金黄的日球，离开了上野的丛林，已经高挂在海青色的天体中间，悠悠的在那里笑人间的多事了。

太阳的光线，从那紧闭的门缝中间，斜射到他的枕上的

时候，他那一双同胡桃似的眼睛，就睁开了。他大约已经有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在黑漆漆的房内的光线里，他的脸色更加觉得灰白，从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颧骨，同眼下的深深的眼窝看来，他却是一个清瘦的人。

他开了半只眼睛，看看桌上的钟，长短针正重垒在X字的上面。开了口，打了一个呵欠，他并不知道他自家是一个大悲剧的主人公，又仍旧嘶嘶的睡着了。半醒半觉的睡了一忽，听着间壁的挂钟打了十一点之后，他才跳出被来。胡乱地穿好了衣服，跑下了楼，洗了手面，他就套上了一双破皮鞋，跑出外面去了。

他近来的生活状态，比从前大有不同的地方。自从十月底到如今，两个月的中间，他总每是昼夜颠倒的要到各处酒馆里去喝酒。东京的酒馆，当炉的大约都是十七八岁的少妇。他虽然知道她们是想骗他的金钱，所以肯同他闹，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阳西下的时候，他总不能在家里好好的住着。有时候他想改过这恶习惯来，故意到图书馆里去取他平时所爱读的书来看，然而到了上灯的时候，他的耳朵里，忽然会有各种悲凉的小曲儿的歌声听见起来。他的鼻孔里，会有脂粉，香油，油沸鱼肉，香烟醇酒的混合的香味到来。他的书的字里行间，忽然会跳出一个红白的脸色来。一双迷人的眼睛，一点一点的扩大起来。同蔷薇花苞似的嘴唇，渐渐儿的开放起来，两颗笑靥，也看得出来了。洋磁似的一排牙齿，也看得出来了。他把眼睛一闭，他的面前，就有许多妙年的妇女坐在红灯的影里，微微的在那里笑着。也有斜视他的，也有点头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脱下来的，也有把雪样嫩的纤手伸给他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总会不知不觉的跟了那只纤手跑去，同做梦的一样，走了出来。等到他的怀里有温软的肉体

坐着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是已经不在图书馆内了。

昨天晚上，他也在这样的一家酒馆里坐到半夜过后一点钟的时候，才走出来，那时候他的神志已经不清了。在路上跌来跌去的走了一会，看看四面并不能看见一个人影，万户千门，都寂寂的闭在那里，只有一行参差不齐的门灯，黄黄的在街上投射出了几处朦胧的黑影。街心的两条电车的路线，在那里放磷火似的青光。他立住了足，靠着了大学的铁栏杆，仰起头来就看见了那十三夜的明月，同银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他再定睛向四面一看，才知道清静的电车线路上，电柱上，电线上，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顶上，都洒满了同霜也似的月光。他觉得自家一个人孤冷得很，好像同遇着了风浪后的船夫，一个人在北极的雪世界里漂泊着的样子。背靠着了铁栏杆，他尽在那里看月亮。看了一会，他那一双衰弱得同老犬似的眼睛里，忽然滚下了两颗眼泪来。去年夏天，他结婚的时候的景象，同走马灯一样，旋转到他的眼前来了。

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岭，一面宽广的空中，好像有江水的气味蒸发过来的样子。立在山中的平原里，向这空空荡荡的方面一望，人们便能生出一种灵异的感觉来，知道这天空的底下，就是江水了。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在平原的起头的区中，有几点人家，沿了一条同曲线似的青溪，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间。在一个多情多梦的夏天的深更里，因为天气热得很，他同他新婚的夫人，睡了一会，又从床上爬了起来，到朝溪的窗口去纳凉去。灯火已经吹灭了，月光从窗里射了进来。在藤椅上坐下之后，他看见月光射在他夫人的脸上。定睛一看，他觉得她的脸色，同大理白石的雕刻没有半点分别。看了一会，他心里害怕起来，就不知不觉

的伸出了右手，摸上她的面上去。

“怎么你的面上会这样凉的？”

“轻些儿吧，快三更了，人家已经睡着在那里，别惊醒了他们。”

“我问你，唉，怎么你的面上会一点儿血色都没有的呢？”

“所以我总是要早死的呀！”

听了她这一句话，他觉得眼睛里一霎时的热了起来。不知是什么缘故，他就忽然伸了两手，把她紧紧的抱住了。他的嘴唇贴上她的面上的时候，他觉得她的眼睛里，也有两条同山泉似的眼泪在流下来。他们两人肉贴肉的泣了许久，他觉得胸中渐渐儿的舒爽起来了，望望窗外看，远近都洒满了皎洁的月光。抬头看看天，苍苍的天空里，有一条薄薄的云影，浮漾在那里。

“你看那天河……”

“大约河边的那颗小小的星儿，就是我的星宿了。”

“什么星呀？”

“织女星。”

说到这里，他们就停着不说下去了。两人默默地坐了一会，他又眼看着那一颗小小的星，低声的对她说：

“我明年未必能回来，恐怕你要比那织女星更苦咧。”

他靠住了大学的铁栏杆，呆呆的尽在那里对了月光追想这些过去的情节。一想到最后的那一句话，他的眼泪更连续不断的流了下来。他的眼睛里，忽然看得见一条溪水来了。那一口朝溪的小窗，也映到了他的眼睛里来。沿窗摆着的一张漆的桌子，也映到了他的眼睛里来。桌上的一张半明不灭的洋灯，灯下坐着的一个二十岁前后的女子，那女子的苍白的脸色，一双迷人的大眼，小小的嘴唇的曲线，灰白的嘴唇，都映到了他的眼睛里来。

他再也支持不住了，摇了一摇头，便自言自语的说：

“她死了，她是死了，十月二十八日那一个电报，总是真的。十一月初四的那一封信，总也是真的。可怜她吐血吐到气绝的时候，还在那里叫我的名字。”

一边流泪，一边他就站起来走，他的酒已经醒了，所以他觉得冷起来。到了这深更半夜，他也不愿意再回到他那同地狱似的家里去。他原来是寄寓在他的朋友的家里的，他住的楼上，也没有火钵，也没有生气，只有几本旧书，横摊在黄灰色的电灯光里等他，他愈想愈不愿意回去了，所以他就慢慢的走上上野的火车站去。原来日本火车站上的人是通宵不睡的，待车室里，有火炉生在那里，他上火车站去，就是想去烤火的。

一直走到了火车站，清冷的路上并没有一个人同他遇见，进了车站，他在空空寂寂的长廊上，只看见两排电灯，在那里黄黄的放光。卖票房里，坐着了二三个女事务员，在那里打呵欠。进了二等待车室，半醒半睡的坐了两个钟头，他看看火炉里的火也快完了，远远的有机车的车轮声传来。车站里也来了几个穿制服的人在那里跑来跑去的跑。等了一会，从东北来的火车到了。车站上忽然热闹了起来，下车的旅客的脚步声同种种的呼唤声，混作了一处，传到他的耳膜上来，跟了一群旅客，他也走出火车站来了。出了车站，他仰起头来一看，只见苍色圆形的天空里，有无数星辰，在那里微动，从北方忽然来了一阵凉风，他觉得有点冷得难耐的样子。月亮已经下山了。街上有几个早起的工人，拉了车慢慢的在那里行走，各店家的门灯，都像倦了似的还在那里放光。走到上野公园的西边的时候，他忽然长叹了一声。朦胧的灯影里，息息索索的飞了几张黄叶下来，四边的枯树都好像活了起

来的样子，他不觉打了一个冷噤，就默默的站住了。静静儿的听了一会，他觉得四边并没有动静，只有那辘辘的车轮声，同在梦里似的很远很远，断断续续的仍在传到他的耳朵里来，他才知道刚才的不过是几张落叶的声音。他走过观月桥的时候，只见池的彼岸一排不夜的楼台都沉在酣睡的中间。两行灯火，好像在那里嘲笑他的样子。他到家睡下的时候，东方已经灰白起来了。

中

这一天又是一天初冬好天气，午前十一点钟的时候，他急急忙忙的洗了手面，套上了一双破皮鞋，就跑出到外面来。

在蓝苍的天盖下，在和软的阳光里，无头无脑的走了一个钟头的样子，他才觉得饥饿起来了。身边摸摸看，他的皮包里，还有五元余钱剩在那里。半月前头，他看看身边的物件，都已卖完了，所以不得不把他亡妻的一个金刚石的戒指，当入当铺。他的亡妻的最后的这纪念物，只值了一百六十元钱，用不上半个月，如今也只有五元钱存在了。

“亡妻呀亡妻，你饶了我吧！”

他凄凉了一阵，羞愧了一阵，终究还不得不想到他目下的紧急的事情上去。他的肚里尽管在那里叽哩咕噜的响。他算算看这五元余钱，断不能在上等的酒馆里去吃得醉饱。所以他就决意想到他无钱的时候常去的那一家酒馆里去。

那一家酒家，开设在植物园的近边，主人是一个五十光景的寡妇，当炉的就是这老寡妇的女儿，名叫静儿。静儿今年已经是二十岁了，容貌也只平常，但是她那一双同秋水似的眼睛，同

白色人种似的高鼻，不知是什么理由，使得见过她一面的人，总忘她不了。并且静儿的性质和善得非常，对什么人总是一视同仁，装着笑脸的。她们那里，因为客人不多，所以并没有厨子。静儿的母亲，从前也在西洋菜馆里当过炉的，因此她颇晓得些调味的妙诀。他从前身边没有钱的时候，大抵总跑上静儿家里去的，一则因为静儿待他周到得很，二则因为他去惯了，静儿的母亲也信用他，无论多少，总肯替他挂账的。他酒醉的时候，每对静儿说他的亡妻是怎么好，怎么好，怎么被他母亲虐待，怎么的染了肺病，死的时候，怎么的盼望他。说到伤心的地方，他每流下泪来，静儿有时候也肯陪他哭的。他在静儿家里进出，虽然还不上两个月，然而静儿待他，竟好像同待几年前的老友一样了。静儿有时候有不快活的事情，也都告诉他的。据静儿说，无论男人女人，有秘密的事情，或者有伤心的事情的时候，总要有一个朋友，互相劝慰的能够讲讲才好。他同静儿，大约就是一对能互相劝慰的朋友了。

半月前头，他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来的，只听说静儿“要嫁人去了”。他因为不愿意直接把这话来问静儿，所以他只是默默的在那里察静儿的行状。因为心里有了这一条疑心，所以他觉得静儿待他的态度，比从前总有些不同的地方。有一天将夜的时候，他正在静儿家坐着喝酒，忽然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静儿见了这男人，就丢下了他，去同那男人去说话去。静儿走开了，所以他只能同静儿的母亲去说些无关紧要的闲话。然而他一边说话，一边却在那里注意静儿和那男人的举动。等了半点多钟，静儿还尽在那里同那男人说笑，他等得不耐烦起来，就同伤弓的野兽一般，匆匆的走了。自从那一天起，到如今却有半个月的光景，他还